T 9155/0895(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3

巢林筆談卷三

崑山龔煒巢林著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將以繼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姻之典不綦重乎門楣求其稱婿婦惟其賢財帛抑末矣吳俗風氣日下男計奩資女索聘財甚有寫定草帖然後締姻者于是禮書竟同文券褻甚矣且一重利則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不亦羞族黨而壞禮節乎

上澣中澣下澣本唐官制十日一休沐也只應直省中人用之今人不解其義通作上中下旬用誤

矣

章邱華鰲工繪事每畫輒詠自題空塵詩畫人目爲華空塵

內兄王廓如竟卒于金陵之邸舍慘矣哀哉其初到時猶强步晤予予視其神色甚訝之謂曰君似負疾遠過不致勞乎答曰吾散悶耳因扶至樓上敘數語便氣喘固知其病已深矣而不料其如是速也廓如爲人厚重無貴介氣善士也

曩在金陵忽海虞王柳南來報云今秋領解是淮上周白民果爾則一榜生色予問何以先知曰人言籍籍矣已榜發白民又落清眞之不利場屋自民豈不知之但題目到手終不肯爲之詭遇耳是科太倉中式七人却有幾名允入圈毡則閱文者又不盡河漢也辛酉榜後筆

予有姑適徐氏者待字最久其在家時頗近風雅嘗栽菊數本列西齋潔酒治殽觴王父于花前先君作詩記其事煒和詩有花到晚榮應更好句先君謂語關兩意以俟後徵不數年先君棄去王父奄逝姑亦不復留人間世矣晚榮之徵竟成虛語每見菊花盛開輒生悲感

明時有官行人者過龍西溪霓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門籍者京朝官例書名簿置長安門有病則注明其下免朝參謂之註門籍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楚差將避之西溪曰湖廣非險遠況尊公在堂便道一省不亦善乎避何爲者行人曰不然聞吏部將選科道承此差恐不得與避之則同官楊子山當行西溪曰然則聽子行人竟稱病註門籍吏部遽開選乍告病者不得出楊以應選擢天垣行人大悔恨此可爲詭避陰謀者戒

火居道士之稱今人不解火字義謂必土字之誤

嘗見鄭氏雜說載廣東僧人有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火字本此方言亦皆有出未可臆斷

葉宮式大父白泉父二泉並以詩文書法負時望宮式以聲色破家誰復知其能詩者予猶記其蓑衣詩云漢家物色荒江上把換羊裘便莫知又樵徑落葉云松風吹去擔頭輕思致甚曲而饒有清韻

王逸田出所藏書畫示予予固未能辨其眞贋就其所稱右軍手蹟不覺啞然笑王書雖古本墨刻亦不易覯乃以牙籤玉軸裝潢華整遂嘖嘖自信

其真而亦知曇礦之鵝當時已傳其贋耶雖然受得百欺或冀一真此却不碍風雅

永明入緬輔臣馬吉翔等猶於中秋夜飲妃弟王維恭邸時有歌妓黎維新年且老矣吉翔强之爲梨園舞維新泣曰今何等時耶而猶作此醜態吉翔怒而鞭之永明之有吉翔猶福王之有士英二馬遜此妓遠矣

明弘治十一年顧文康大魁嘗夢人謂曰汝後崑山狀元姓陸至　本朝順治已亥徐公立齋榜姓始驗

讀立齋公章疏自是顧文康以上人其爲殿撰時被名有句云空傳枚馬金門侍只倚雕蟲事武皇長洲韓宗伯謂公生平致君之志已見於此

嘉民有同夕迎娶者從人醉爭道撇轎于路旁鬨急燈滅倉皇誤舁既成禮人衆辭去彼此不知也翌日兩家探信相視漠然乃大驚鳴縣縣尹以婚已成雖誤因之便杖責轎役而解之已按其人物奩資亦兩不相下云

或問予夢航與甑菴行詣孰優予曰大舅氏高簡淡素杜門三十年念佛讀書外無餘事蠹之上九

當之矣二舅氏積學有行其一國之善士歟又問二翁皆早謝青衿虔奉瞿曇悟道孰深予曰各有其累大舅氏欲障未除晚年猶蓄一婢然於世緣甚淡根株易拔二舅氏氣性太勝氣勝則查滓日生清虛日遠曰瓶菴書經五大部其功不更偉乎予曰此福因耳何關至道

松江王氏其先某翁以訓蒙爲業廉介有守一外省學徒巡按江蘇以多金酬師翁不受但囑其疏減浮賦里人德之有餽其生鵝者固却不得留之人疑翁有義癖爭遺鵝池爲之滿後人題其處曰放鵝庄子孫世顯貴至于今不衰

燕太子丹遣荆軻軻受命不固辭皆大失計無論軻刺難成卽幸而殺秦王秦豈無復仇之舉見陵之患未見息也誠聽鞠武南連北搆之說而用智深慮沉之田光敢死之荆軻疾仇之樊將軍與燕一切勇壯之士憤兵一戰事未可知計不出此而乃爲倖險之謀英豪屠盡身死國滅豈不惜哉

葛孺初先生在吳郡飲一士夫家席間有女妓行酒每至前正襟危坐如對大賓不知其爲妓也史稱許散愁爲純儒先生殆過之

錫山有秦先生者嘗應試江寧舟遇將軍眷屬生短視溺于鷁首而不及避兵衆競歐之生拳捷落數人于水衆號主者主者皆叱去至生訴則曰君以書生能武壯哉本欲治軍罪飽君尊拳够矣本軍願進一言賓興大事也今日幸遇罷兵耳脫逢敵手格鬬致傷我即重懲之無及矣後當慎諸生深感其言其後館一富商家有羣盜來刼盜知其家先生能先欲除之排館門入槍棍亂下時館中無器械生不得已左右捉胡牀抵之呼聲徹內外其徒素受武藝于生者聞變出救生已攫盜棍夾攻之盜乃退明旦出視血流滿地器物虀粉而生但覺兩腕無力云

孟子問牧民之道於子思子思曰利之孟子稱仁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溫公謂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其對梁王與言之人異耳愚意對梁王正宜如子思之言順導之

滕文公三代以後有數賢君與孟子投契甚深井田之法意在必行雖則許行陳相胡亂一番以文公之賢必不因此而阻其盛舉特以國勢岌岌無暇及此耳試觀間于齊楚三章孟子亦無從措手

只教其爲善死守存亡聽天而已處七雄之世弱小如滕雖有湯武亦末如之何矣

五霸論才則宋襄最庸論德則晉文最下功皆不及齊桓而私心獨喜楚莊溫潤而能納諫

何蕤音元英與張祖望綱友善人以張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傲慢非美德較便佞差勝耳身爲貴官能於便佞中喜傲慢其人却可喜

賊臣至秦檜士無賢不肖再沒個寬解他而邱瓊山瞽說獨稱其有造宋功

歐陽率更貌寢似猴友人作詩戲之好事者遂妄作白猿傳斯不亦可笑之甚乎相傳王文恪之父漂海遇猩猩偶而生公後父得流航挈公以歸公貴爲作望母臺其說誕甚殆亦白猿之類歟

癸亥秋八月初二日爲繼外姑陸夫人五十設帨之辰孝廉君述裕預修綺綵燈屏之飾工縻數月至是盛供帳設宴樂爲夫人舞班進祝于時州大夫及縉紳士相繼稱觴歡宴連旬工歌不絕誠盛舉也且盡孝道也雖然物力維艱若稍從儉約未必非夫人意

與東庄王處士敘於靜寧軒予雅重之渠亦賞予
于物外予贈以詩有云鄙懷怕薰灼結想在清真
落落殊難合欻然見古人以古人目東庄非虛譽
也東庄工畫爲司農公高弟

庚申三月予寄內詩云小樓連夜雨霏微寒食清
明且過矣壬戌之春則有輕破羅浮夢緩歸陌上
花之句皆以其久歸而未即返也今屆中秋同在
婁東時秋香盈座明月方高與諸內弟閒步空庭
談諧歡暢復賦詩有云廣寒許我清輝共却被簾
旌隔幾重郗遐謂予中年伉儷猶種情乃爾予曰
此而不用我情我烏乎用我情

予作花月詩酒吟效連珠回文體中有綠浮杯影
月篩花句內常誦之謂不減亂點餘花吐碧衫雖
不免刻畫唐突然亦具見其有雅致

太倉公之生母沈太夫人本農家女先是奉常先
生夢一綠龍赭其爪蟠於庭柱覺而異之尋有輸
租者挈一幼女至綠衣紅袖繞柱如龍狀先生感
夢留意及笄而後納之遂生相國

李學憲在楚中於五月十三日祀關聖赫日蒸炎
少頃陣起李對衆賓曰俄而風雲變色有一幕友

與主不浹將辭去時亦在座倒接手扳曰所以炎涼異態

況公百律爲主政時朝鼓敝禮部將移文造鼓而難於措詞公奮筆曰緊綳密釘晴雨同聲同曹科目出身者皆嘆服

今人治喪大書祗領二拜及更衣等字愚以爲皆非禮也夫禮自卑尊人豈有示人更衣而拜且以槩之尊且貴者乎卽上香獻爵亦無自設唱贊之體

楊鐵崖詩雪水初融玉帶袍玉帶袍錢塘士女曹妙清硯也其名艷異但不知於硯義何取

江右李荆山秩滿歸省迂道數百里存我於荒墅何情之厚也

施凌雲以翠步潮生乳麓之新酒月上松烟之小樓黃九烟夢讀採茶賦得此三句不知前人有是語否若憑空得此大奇

戾太子寃死漢武已是不明至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其時曾孫在內不卽開釋以覘其氣度而乃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幸丙吉拒使得免不然不特戾太子無遺種

元平以後中興之主漢祚不幾絕乎而世猶以英主目之哉

霍宣成定燕王上官之亂成於昭帝之英明昌邑之廢贊於田延年之勇決宣帝之立丙少卿有力焉然卒不揜其元功者以其能不自用耳其後霍顯弑后猶豫不忍發舉禹山雲大橫卒以滅宗其才識不如秺侯遠甚

遇事張皇則中無定主魏武臨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是絕大本領

杭守王公諱臨亨萬歷進士生三子長志堅登進士仕至僉憲次志長志慶皆舉人世號一鳳三雛志長之孫編修喆生亦生三子科第一如前人徐司寇兄弟三人皆鼎甲五子俱登第皆我崑盛事也後以約花溪兩公繼沒王編修於廣座中嘆曰五子登科二顆已枯時五知在坐即應曰一鳳三雛二雛已殂蓋編修已喪二子故云

我崑一姓而異派者莫多於朱張俗云七張八朱又帶戴葉黃王果顧李不如一大葦薺徐諢語耳

於邑中著姓不及十之二戴無聞人嘉靖萬歷間間有科第亦不顯志稱儒家者有六其隸崑最舊

者也

沈萬三妻麗娘亡三思之作恩鎖臺置離思碑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元末雲林金粟家並豐贍都以詩文書畫領袖風雅而萬三則羣指爲富人耳誰復知其能文者

鬼神可敬不可褻世俗則以褻爲敬焉往時見神廟有祭謁迎送之儀以爲失事神之體今更有攝篆入簾之事矣設櫃收錢神廟舊規今更有舁神聯會者矣賽會祇有旗牌等官今更設中軍里中有有興者整頓儀仗頂帶絲服先期公坐揚揚自得直是以神爲戲耳

方矯亭先生儒而闢佛者也托生之說肇於佛氏儒者不道然先生自言前世爲富家兒年可五六歲思之泣下又何說歟嘗見都元敬載考亭曾請業紫府真人真人謂其不誠拒之愚以考亭必不爾傳之者妄也然儒者與二氏正不必闢王敬美云陰用其實而揚詆其名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俱恥之

汪何選文遇有佳者必力購之不問得名與未得

名也近來制義之宗斷推金壇然不免入者主之矣

有洗矮子者以星術供奉　內庭　賜官序班每承　命步不能趨常滾至　上前甚溜可謂工於用短

徐相國之喪有一友王姓者飭工爲櫬何陳二翁治賓客時人戲撰一對云九姐側身登匠事三爺成對沒階趨二翁皆行三九姐則王之綽號也

僧家曲徑通幽處正恐不獨花木深也愚意當盡壞之易以軒敞禪房爲我佛洗滌香界即道觀亦

然

隴西有一雕刻玉人長三寸許枕甕酣臥肖畢吏部也玉質瑩淨一甕紅如寶石有人以千金購去

又有一瑪瑙杯旁隱紅日酒注日落光溶溶如浴然名海天落照先夫人少時曾見一玉闕帝赤面白身相傳爲柴氏之物王石園家有十二生少皆良玉雕琢中有一馬五色斑爛隨其形飾而雕之眞異寶也先夫人有一玉器上下合榫如磨形或稱同心結徑圍三寸餘膩如浮筠決非漢以後物先君沒祗存空匣不知落何人手可勝嘆惜

先曾祖遺一投壺瓶下鐫玉山草堂字特珍之

管子臥名利者寫生危言息其名利之心則無危生之累若竟云息名利者無生危便不見古趣矣

淮南子欲宾之心忘於中則饑虎可尾欲宾言戀其軀也二字亦奇特

明神宗一日御講畢語江陵相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生母慈聖也居正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仁聖帝嫡母此爲引君當道

外高祖葛太常公八子各授宅一所迄今惟外祖之後尚世守其業前年廳事幾壞貫一撤而治之百餘年之故物復光而幼時嬉戲之地依然如昨可喜也後堂稍一因循遂不支雖然祖宗之業子孫守之不墜固可慶幸不得已而腐敗摧折猶愈於轉售他人增彼此之感也

周文襄撫吳吳民百世尸祝獨其與王振周旋士林病之然其間有不可不辯者如振宅新成公遺以剪絨氊一切地方事宜令毋掣肘公之籠絡小人理或有之至謂錢御史昕抄沒振家金觀音像背有孝孫周忱拜奉字樣無論必無是理即有之其中豈無委折愚意公必有大母事佛公爲鑄金

祈福其流入振家者或振偵知假宮闈旨取去耳不然天下寶物何限而必遺以佛像且孝孫何稱而施之奸閹者乃在不世出之名臣乎阮亭不察遂謂其不惜名節即有功業亦不足重過矣

周文襄公初至崑甫登岸怒杖一人廣文朱先生冕叱隸止杖白公請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已問冕何故對曰憲臺下車瞻觀所係因怒傷人恐累盛德公謝焉公與先生都無勢位在其意中故能陳納如此

尹直與羣僚審囚朝堂有殺妻擬大辟者直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毆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妬婦長氣矣此據一面之詞耳既稱其妻毆妾至死不於妾死時控告擅自殺妻於法無赦理若恐妬婦長氣獨不慮寵妾凌妻者之長智乎尹固劣相不足道一時翕然矜釋竟無有駁及此者何也

夫子詔四子言志原在酬知春風沂水却是所問非所對而一片化機流溢不覺深契聖心喟然歎與點固高曠亦不得以事爲薄三子下節許三子是此章本義

嵇侍中不必仕晉既仕晉不可無蕩陰之節讀王褒傳始愜

歸元恭先生元旦書門符左曰福壽註南臺御史大夫右曰平安註北平都督僉事又題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徐司寇公於鄉里甚謙下有一老諸生過其輿公短視未及下隨以名帖致意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而信義不可不講嘗見有向人稱貸者始未嘗不和顏與語及期而不索可以相安於無言或其人亦有所需稍一促則反面誶語信義之謂何故有善諧者謂欲假貸當先圖一像來以俟他日對照又曰不諾則一怪諾則千怪可謂深識世情者矣然使其借也果用于正其逋也果綿于力信雖失於義不大傷如之何其沒人膏血供已泥沙用也

昔瓶菴舅氏嘗作開河攤荒諸說指陳侃侃言即不行亦使長吏知士林猶有公言今無其人

麓臺先生以画妙天下一時受業者多極意臨摹惟恐不似東莊於及門中稱高足公問汝意云何答曰正患其太似耳公拍案欣賞曰得之矣

楊文貞公士奇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識其名後崑令羅永年以事詣京謁公公詢及昉羅茫無以對公曰士人尚不知耶羅慙甚尋有詔舉經明行修士羅即以屈應楊公之留意人才不待言即羅亦可謂善補過者

澹歸禪師上孔定南書請葬瞿留守稼軒張監軍別山諱同敞居正孫其畧曰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歸道實同源其立言最爲得體宜定南之樂從也師俗姓金名堡崇正庚辰進士永明王時任兵科杖戍後剃度爲僧

虞山與合肥真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處亦同而柳妓與顧妓又兄弟也其所事同其專寵同其妖蠱亦同是夫是婦總不足當童夫人一笑

凡物之底深者皆可稱臀今人用之必笑考工記槀氏爲量其臀一寸言底深一寸也

曾王父至北莊偶見一繫蹄繩手洗之先妣問何用曰以縛豆棚可乎已而語人曰吾豈一繩之惜

哉新婦初做家使知天下無棄物耳北莊先君舊居

東坡月黑看湖光升菴更深看新月俱於人所不到處得妙境至以玉塔啄月以銀船啄新月亦非兩公不能創此新語

南翔有一富翁甚吝嗇患瘧或謂瘧有鬼盍飼之翁以三錢取瓣蓋烟一酒一紙一云已轉劇人咎其慢鬼翁曰任取命去不更爲汝所賣矣有一內親詣翁談次作須烟狀翁悟曰近有烟賈償所負可供君翁入客從門間窺之所貯不下數十箱翁憑高揣一箱解包撮少許旋縛如初以授客恰一筒耳既娶媳謂其婦曰吾與若辛苦久晨當厚奉有見其用簿者特添糕錢各一焉翁死子爲政不數月費萬金子死婦更豪奢每出必飾舟輿多侍從金珠綺縠之華甲于豪貴見者皆曰不有此翁焉有此媳

蔡林屋善易自號易洞嘗置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整衣冠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癡態中亦自饒韻趣

外王父莘伍公於徐司寇公爲從甥舅而外王母

又司寇從兄女也且連楹以居苟非吉凶大禮不數往時有一孝廉之父喜附貴人或詣孝廉不值父必曰在尚書第卒之孝廉亦不常在徐也

婦人稱夫曰良人本毛詩儀禮媵衽良席在東則又祗稱一良字古文省字如此

張桓侯禮服孟起義釋嚴顏俱是大有學問人作用其書法銘於刁斗文集傳於藝林風雅又如此此闕張之所以並稱也不然明經好學如解州肯與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瞋目橫矛寫一時勇態失却大賢本色矣

讀趙常山別傳始末皆具大臣器量目爲虎將屈哉

劉後主父昭烈而子北地武侯盡瘁於前姜伯約諸葛思遠効忠於後卒誤于陳祗黃皓譙周諸人爲面縛輿櫬之事辱祖宗而負忠良猶靦然以安樂爲魏晉寓公其甚于叔寶之全無心肝者哉

譙周既明數學胡不入山晦迹而與人家國亡國之罪浮于黃皓

甲子秋七月偕內弟郗選桓重赴省抵丹陽舍舟從陸與桓重行歌互答雜以鄰鄰之聲道旁有竊

笑者將近省城山色甚佳輒下車却行

酣臥秦淮寓中醒來日熒熒上牕矣郗選指牕謂予曰此日影也又湖光也映牕而搖曳也能以一句括之否予應聲云半牕秋日轉波紋桓重譽予層層俱到妙在一轉字

夜泊燕子磯聞隣舟有吟詩者酸腔聒耳桓重謂予當歌以亂之遂申喉發調予吹笛以和風濤鏘激不復聞隣舟咿哦聲矣

廿年制義拋却半生有用工夫三黜鄉闈落得九冊無名敗紙倪鴻寶先生云熊狼之罢柔繩何時出力乎精氣消磨予亦不能復事帖帖矣甲子冬日書落卷後

辛亥之夏王介亭先生過舍見予少時時藝亟賞之謂循此做去可冠秋闈及見近作咈然曰子名心熱矣何乃似丙午以後墨耶近來兩科頗憶先生之言稍規先正終亦無用然文章正的先生自不爽也

公孫述將帝蜀夢人語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柰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況十二乎二十一史中無貪作皇后如述妻者梁

朱溫妻張后見朱瑾妻被逼謂曰萬一汴州失守妾亦當如此矣有慄慄危懼之思才見明識

邑有一跛隸家甚裕嘗邀一鄉宦賞菊士林猶作詩諷之邇來胥勢益張宦族日貧屈節相往來者比比矣蓋始見則怪久習不異非獨其人恬之即旁觀亦以爲固然矣方奉常云士大夫固不可以富貴驕其鄉里亦不得以名器混於市井市井且不可況胥隸乎

陰符經三百言唐荆川先生敘之力闢譚兵養生家言謂聖人垂世之文精以治身粗以治天下五賊之說千條萬貫畢具非大聖人判元黃於混沌正蒙否於乾坤隻字不能道蓋深信其爲軒轅書而若有心得者然予讀之不得其微奧復取湯臨川先生解讀之義卒不明天隨子詩云曾亦愛兩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代皆胚渾數語實獲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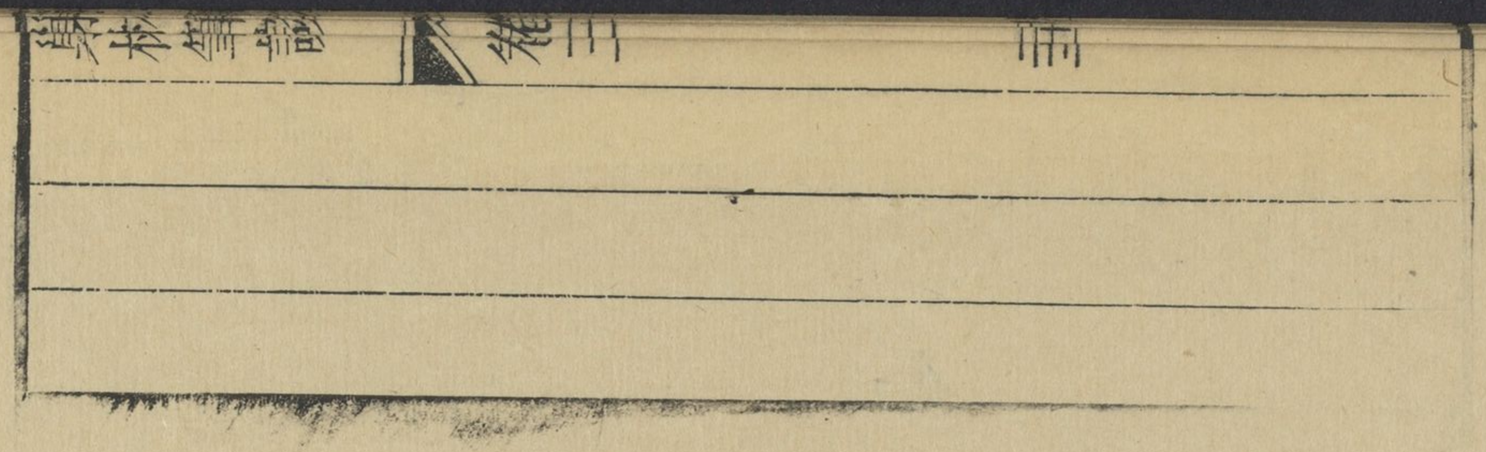
素書六編語語切要而詞旨較陰符亦易明了眞聖賢經世之書也其稱太公兵法蓋黃石公逆知天下將亂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動其欣賞兵法不出於太公不足以堅其誦讀故假托以

授子房耳此書即黃石所著無疑

友輩中虛而能受者無如王叔武叔武文極爲葛章揆表兄所賞固邑人士之表表者其課篇姪時每作文必下問予輒以已意增損不自知其有當否也已姪語予先生每見改本不厭數回讀予感其虛受不覺愧自內生益思自勵乃知虛之一字并能益人叔武亦我師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字註我之今日最惺如曾子少吾子四十六歲一貫之悟年未及壯積學至老想亦去聖不遠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只警策後生語不是到四十五十便奮發也沒用朝聞道夕死可矣老大失學者何可竟灰此念

白魚段在邑之西南距城不數里相傳張氏據吳時爲幸姬構園亭於此今蓮河浜即其池也而前誌多不載何歟蓋兵火之後館宇烟沉村墟寥落二三野人莫有知文字者遂使佳麗之地湮沒不傳耳自葛愼節陳刑部墓於斯而陸翁承李完素復以文學交名流白魚段之名稍稍見於雜集顧白魚之義未詳按白魚狀似鯉出海中此何以稱

焉豈以僞吳嘗駐蹕附會白魚之瑞耶古有叚谷叚溪水鄉之稱叚或以此抑亦有分叚之義而形諸筆墨見之題咏則又稱白漊或漊溪以其水源大漊浦而名之然於白義何取乎稱漊溪者近是溪有七十二漊最著者有鸛嘴鶴頸堯仁花瓶之名其水清冽頗有秀色東港爲石家堰西港爲陸家灣此溪之界也亦不知因何人得名予家舊居麗澤門有麗澤書屋毀於兵燹先曾祖西圃公始卜築於此見夫瘠田茅舍猶然一寥落村墟也爲之築圩岸濬支河勵以服田力穡敦以孝友睦婣於是地沃俗淳於諸村中稱仁里焉數十年來國家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安耕鑿而不擾忘　帝力於何有村中氣色日新視昔日之卉木池臺僅誇美麗者不大相懸絕哉書之以補前誌之闕

巢林筆談卷三終